

高有鹏 / 著

袁世凯

警龙

一个有志青年复杂成
的命运史，一个时代浪
人物起伏兴衰的演变史，
一颗骚动喧腾的灵魂挣扎
沉沦的心灵史……

团结出版社

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之“谜”！

本书洋洋百万余字，首次真实细腻地表现了袁世凯作为个体生命的全部内在秘密，其生命旅程中历史文化与性格欲望的交融冲突，揭示了历史潮流中个人命运的必然归宿。

袁世凯

第二卷

袁世凯



高有鹏 / 著

团结出版社

第二卷

蛰 龙

天上星，
亮晶晶，
青石板上钉银钉。
天上一颗星，
地上一个丁。

——民谣

目 录

第十章 借秋风

2 大憨与袁世凯意外相逢，巧遇大刀王五。

16 袁安受命；对袁世凯讲了翁同和与荣禄之间的过结。

22 姓贾的秀才替他写了一部兵书，得了几百两银子，携了平日陪伴他的女人跑了。

30 铁头和狗蛋为袁世凯招兵买马，在沙河岸边遇见了土匪。

36 “菊人兄所言极是。我要让其有所学，更要让其有所忠，有所畏。是啊，我一手有刀，一手有钱和官，还怕他们不听我的吗？”

第十一章 小站的歌声

43 一路风雪，他们到了小站。

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他们也赶来了；等天明时，醒来还可以听见袁世凯正奔忙着。

49 月夜箫声。

DJ-15/106

新兵就要有新气象，如何放纵他们让他们无法无天？要养精蓄锐啊！

54 歌声震天！初阅兵阵，他的面容像雕刻的石像，眼望着队伍的上空，那是正翻滚的云，那里该有着龙虎万千，正向前涌动吧！

59 斩杀表弟。

“弟兄们，我救了蛤蟆，我就用这把剑杀了我自己。你们要真让我救他，我现在就死在你们面前！”

66 暴风雨之夜，荣禄来检阅新兵，警告他迅速将管房中供奉的生辰牌位拆掉！

第十二章 天下兴亡

75 徐仁禄来访，带来了康有为的密信。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袁世凯绝不会望着皇上圣主遭不测，若我心存二念，让俺天打五雷轰！”

80 光绪召见他多次，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

离开了法华寺，袁世凯的心仍然不安宁。

85 袁世凯端起酒杯，猛地自个儿饮了数杯，满眼通红，抱住铁头和狗蛋，放声嚎哭。

第十三章 山东

93 戒石亭前，他接受百姓敬酒。

103 他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向哪里走去。

112 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过后，人们都像梦中一样：

义和拳十名战士全部倒毙身亡。

118 他们的情话被阳光和风托起，在绿油油的麦子上，在鲜嫩的花瓣儿上，舒畅地飞舞，引来数不清的如痴如醉的蜂和蝶。

130 “他要借洋人和义和团来攻慈禧，让慈禧知道什么最可怕，也让荣禄他们知道谁可以打仗。”

135 “孔府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真名不虚传！”

141 “只要我武卫右军无事，我们就指日可待。好好打探，沿途有谁勤驾，这些人，我们要弄清，以后用得着。”

147 路遇义和团。袁世凯对段祺瑞说：“杀光！”

第十四章 放飞的心

156 袁世凯葬母，二哥身穿大红袍，坚决不让入祖坟。

路遇彰德府，他看中了这块宝地。

166 段芝贵重金买了一个“妹妹”，送给袁世凯，说她久仰他的大名，愿侍奉他一辈子，请认为“义女”；段芝贵也随着成了“义子”。

171 袁世凯在南京受到张之洞怠慢，到上海对盛宣怀说：“张之洞要拆您的台。”

178 微山湖之夜。

184 笑答一群女记者，他还能背家乡一位女诗人的诗。

190 总督府后院的哭声。

第十五章 放歌

196 陶然亭上，杨度他们高唱《黄河谣》，纵论古今。

203 湖广会馆。

210 春天来到，该走奕勋老小子这步棋了。

215 “我看，逃走的那个杨度，恐怕会领着康梁、孙中山他们跑回来的！不过，跑回来可以帮我们的忙。”

221 “皇帝只有一个，大家都要当，所以才相互杀戮？这和唱戏的是一模一样呢。”

227 袁安讲的都是袁家的事。

“只有熟读《孙子兵法》，才能成为纵横捭阖的大人物。”

“人要学会真正的演戏，让人看不出是在演戏。”

233 在浪谷中穿行的一艘船上，杨度和宋教仁并立船头，扶着栏杆，正望着茫茫的海面。

第十六章 炸弹

244 祖宗的办法，是属于祖宗的，我们，应该有我们的办法。

249 少年和皇会。

257 春天的富士山下，宫崎说：“我从中山君与在座诸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新生的希望。”

265 孩子们都大了。他们变着法儿玩，做一些文雅的游戏，唱歌唱戏。

269 他们笑得那样甜，在这暴风雨之夜。

273 正阳门的炸弹，像正月十五的灯笼，亮着红彤彤的烛光。

282 屋外天大亮了，太阳没有出来。

第十七章 新春潮

290 大年夜，袁世凯举起酒杯：“北洋的新军兄弟，跟着我受了不少苦，我先敬你们一杯！”

295 “这两根断指，是谭嗣同先生的。”

301 身旁的奕庆王，真是十足贪婪的家伙。不消多少年，恐怕真成了一个和珅。袁世凯望着他，心绪如潮。

306 “福”字院的早晨。

312 云。

317 东交民巷里的眼珠儿转得更快了，像魔术师手中的玻璃球，扫视着京城。

323 二哥。

第十八章 风雪人间

329 大憨在接过纸团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热流。这热流要从同志的身上注入地下，涌向四面八方。

333 王闾运昂起头，望着夜空，说：“风雪陡起，就要变换人间春秋了。”

第十九章 何处风波亭

345 袁克定喝住了正要扑上前去的猎狗，对载振说：“这些野兔太瘦了，不值得我们去捉。”

351 “革命到底是要做什么呢？难道两颗炸弹，就能把人炸醒，就能把神州大地重造吗？”

357 袁世凯一字一句地说：“要他弹劾瞿鸿禨！”

367 岑春煊说：“待病好后，我再去广州，要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呢。”

371 喜讯像来拜年的孩子，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全让人心里抹了蜜一般。

第二十章 北斗星啊，北斗星！

379 “等着吧，老太后一死，天下就会大乱。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洗一洗天地！”

387 他朝前走着，眼睛感到难言的酸涩，鼻子痒痒的。

393 北斗星啊北斗星，你还能照亮我的前程吗？

第十章 借秋风

东西大路南北走，
迎面遇见人咬狗，
弯下腰去捡石头，
谁知石头咬了手。
——绕口令

53.

大憨与袁世凯意外相逢，巧遇见大刀王五。

从翁同和家出来，袁世凯头昏脑胀。

多少天来，袁世凯如何也摆不脱在朝鲜的日子里那些记忆，闵妃与大院君他们之间争斗的前前后后，时常令他心里不好受。现在不少人看不起他，明着拿白眼瞅他，也斜着眼，嘴角分明在说：看，那个从朝鲜逃回来的人！

袁世凯想到了四个字：忍辱负重。是啊，究竟有几个人能理解自己，像李鸿章那样懂得朝鲜和日本呢？翁同和，你懂得日本人吗？

昨天去直隶总督府，见到了张佩纶和李经方两人，他们言语之中流露出对自己的佩服。李经方说：“闵妃和大院君的事，您做的对。大院君这个家伙就得收拾收拾。我记得那年日本人桂小五郎和小松带刀他们准备抢占朝鲜，美国人、法国人也来凑份儿，大院君他不是和咱们一同携手对外，他却杀了一批天主教徒，打退了美国人、法国人，就搞国禁，冷落我大清国。闵妃是啥人？她入宫时才16岁，是个有志气的娘们儿，逼大院君退隐三溪洞。她才是个了不起的人！”

当时，袁世凯没有说什么。他心里明白，开化党金玉均他们

不是真正做事的。知道和我们大清国亲近的是闵妃，这个女人有办法富强国家，才是真正做事的。日本人恨她，朝鲜的百姓拥戴她，才有大院君像狗肉一样上不了席桌。日本人买下金玉均、朴泳孝那一帮子“开化党”的事，袁世凯是明白的。那年汉城的士兵因为米中有沙闹事，赶跑了日本人，把闵妃也赶跑，实在是失策。闵妃一跑，大院君又上台来，向日本人卖乖让出住兵权，若不是自己把大院君押送出朝鲜，会误大事的！日本人帮助金玉均、徐光范他们练了四营兵，想的是慢慢吞并朝鲜。混帐李熙经不住金玉均的花言巧语和恫吓，却让他掌握生杀权。朴泳孝家里开会，开化党烧了邮政大厦旁的那些草屋，刺杀闵泳翊，带着日本人占了王宫，捉了那个混帐李熙。他们想着掌握住六曹大臣就平安无事，料不到我们和汉城的老百姓包围了王宫，又赶跑了日本人。若不是我袁世凯，朝鲜亡国恐怕早就亡了。这个大院君是个没出息的東西！“高升”号打沉那一天，大院君扬言只有靠日本人帮助才兴国，总理大臣金弘集宣布与大清国绝交，靠日本人把我们的军队赶出来。黄海大战，日本人大败北洋，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大清国啊，你和李熙没有二样！

袁世凯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他打发那些随从回家去，自己一人随便走一走，让清凉的风吹一吹脑瓜儿。

他想起了那个朴泳孝，止不住想骂出声。

朴泳孝逃到日本后，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回到朝鲜做内务大臣，与金弘集做搭档。听说日本人正逼着他们想法杀掉闵妃，准备全面掌握皇宫大权。唉，朝鲜亡国之日近矣！

他想起了高喊革新的那几个朝鲜人，心里想起了翁同和他们，是啊，喊革新最响的人，恐怕是误国、卖国、亡国最早最快的

人。朝鲜就要灭亡被日本人操纵、奴役，大清国是不是也会毁在日本人的手中，而先毁在这群处处骂别人，欲斩处一切不顺眼的人才后快的人手中呢？李熙无能，金玉均、金弘集、朴泳孝之流才得以操左持右。光绪，你和李熙该是一路的东西吗？

迎面猛然响起一阵莲花落声，抬头一声，是一群叫化子，蓬头垢面，堵住了自己的路，齐声高喊着：

打竹板，
响连天，
迎面的君子听我言。
我看您，
不一般，
三年之内必升官！

……

袁世凯笑了，随手向他们撒一把银子。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

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

袁世勋读着，慷慨激昂，越读越有精神。读后，沉思许久，他拍案击节，连声称好。这是袁世凯写给李鸿藻的书信。

他望着袁世凯发黑的眼圈，劝道：“慰亭，练兵之事，势在必行。只是此等事必须督办军务处的人拍板，才能确定是否由您负责练新军。我只有尽力游说，以真诚感动诸公，急不得啊。”

甲午战败之后，恭亲王奕訢为首，庆亲王奕劻会办，李鸿藻、翁同和、荣禄、长麟等人会同办理，成立了负责整理京畿旧军改练新军的“督办军务处”。袁世凯将目标瞄准了李鸿藻和荣禄两人。前一个时期，袁世勋曾多次奔走于李鸿藻府上，现在这样上书，应该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吧。

袁世凯说：“只有这些还不够，大路和小路，都要走。庆亲王那里，银子送去了吗？”

“收到了。”袁世勋说，“庆亲王没有推辞，而是又要了几册嵩云草堂的外国兵书。”

“那就多送几册，”袁世凯向前探了探身子，说：“刘坤一、张之洞那里，要再送几册。”

“荣禄那里怎么办？这家伙据说是吃银子的。我恐怕弄巧成拙。”袁世勋面带愠色，向袁世凯解释，说军务处只有荣禄那份礼送不出去。

袁世凯颇有把握地说：“不用着急。我会想办法的。这人最重要，他说话是很算数的啊。”

他心里明白,不练兵,什么事情都无从谈起。曾国藩练了湘军,李鸿章练了淮军,他们才位高如日中天。自己该练一支什么样的兵呢?很显然,私家军是不能练了。湘、淮军皆如黄昏,丝毫无起色,现在只有练一支采用西式方法的新兵,才能立得住脚跟。更重要的是全国都在呼唤速练新军,即使自己不练,别人也要练,而且,谁掌握了这样一支新军,谁就掌握了明天。

袁世勋受到他的感染,提醒他说道:“这些人固然很重要,但也不能慢怠、疏忽了中堂大人。尽管他和这些人是政见不同,他的面子还是很宽的。”

“那当然,那当然。”袁世凯说着,挪了一下身子,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让袁世勋看,“中堂想得很远,你看,他就这样有把握地认定要由我来练新兵。这里是他推荐的几个人,像这个阮忠枢,中堂说他‘武阀能文’,说不定是孔明再世!阴昌推荐了一个叫王士珍的人,在平壤打仗很勇敢,或许也是个将才。这里有个叫冯国璋的,曾在日本考察军事,写了很好的一本书,却不受人重视,我们该重用。此为英才也!我们要多用一批武备学堂的年轻人。这些人,将来都是龙是虎,要成大气候呢。”

两人哈哈大笑。

“永庆表弟和吴凤岭,就不用说了。咱自己家的人,还能不用吗?”提到表弟刘永庆、家人的儿子吴凤岭,袁世凯笑着对袁世勋说,“像王同玉、赵国贤、唐天喜、王凤岗这些人,在朝鲜时就跟着我,也当重用。将来,他们就是左右臂膀,管事还得靠这些人,外手要考验考验才能使用。人家不用的,咱们不但要用,还要重用。超人之才,破格重用,何愁我新兵气象不新?这两天你在家守着,我想出去看看,访一访乡野。听说南蛮子在北京闹腾着要搞什么富国强兵,变法革新。我真想去会一会他们。前些年,我

整天憋在朝鲜，对这京城的事不闻不问，只凭人家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得出去转上几天，好好巡防百姓的苦乐，也好全面看看世道是怎样转的。”

袁世勋点头称是，说：“您尽管去。忙过了这几天，事情有了着落，我想回老家去看一看。听人讲，老家春荒闹得很厉害，寨墙又该修了。老一辈的人，走的都走了，大事，就得您出来撑门面。不能指望世敦，那个人的心眼太窄。咱们袁家，只有您才是个干大事的啊。”

袁世凯苦笑着没再说什么。

五月的北京城，春天像废墟一样破烂，在炎热和烦躁中推出了蒙满尘垢的花朵。

一阵雨下来，满地都是温热而又腥臭的雨雾。

袁世凯在前门一带漫步。

现在，他虽是浙江温处道的道员，但他并没有赴任，而是留在了北京。他特意置办了这身朴素得相当不显眼的衣服，要学那当年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微服私访民间的疾苦、怒怨，睁眼看一看天下的事理如何演绎。在小时候，养父袁保庆常告诫自己，要学会忍，要学会让别人说你好，而不要随意张扬。那一天，自己不明白“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袁保庆说：“野就是乡间，就是百姓，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水。改朝换代离不了它，天下礼崩乐坏，出现了乱子时，只有走进乡间，才会查出根源。因为官僚之中更多的是阿谀承称之人，绝少像民间百姓那样信口开河，无遮无拦。乡野从来都是朝廷的一面镜子啊！”这些日子，白眼狼实在是太多了，自己的朋友中，怎么和陈州城的文社中的人一样呢？天下的道理都是一样吧。